

貞觀政要

冊二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一

論規諫太子十二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

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

令其早有定分凡令平聲分去聲並同絕覬覦之心我百年

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鬱林貞

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

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晉王為

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

耶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

良主且舉棋不定則敗况儲位乎帝乃止

貞觀政要

卷四

中華書局聚

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為宗廟社稷之遠圖初
 不可尋常嫡庶之禮概論之也合二君之事
 而觀之則太宗之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
 太子是也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
 房之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護太子
 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為滅劉
 者其可不寒心哉故朱子謂高祖若能以天下
 大計為心則蚤與張陳陵勃謀之以恆易盈可
 也若吳王恪之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戚姬變
 愛之私外不聞恪有魏王奪嫡之計太宗深
 高宗之懦弱不足以外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
 計問之無忌無外雖為正大之論內實懷外
 家之私矣後卒以無辜陷恪死地無忌之罪上
 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幸而嗣聖之際尚存
 庶幾匡正唐室不致事賢於高祖無忌之烈也豈
 不悲哉然則太宗之致事賢於高祖無忌之烈也豈
 罪人矣房之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
 為樹置失宜為去聲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
 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
 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

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

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

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熊丕文帝也植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

後以恃慢貶安鄉侯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

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曾音

俚語曰俚音里語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

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處上聲見

現音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

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自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為遠處

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

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徧哉蓋所以

別嫌疑明嫡庶絕覬覦禍亂也隋文帝既立
 勇為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
 相埒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
 之分也今吾五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
 互相攘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為天下笑太
 宗目睹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既立承乾為太
 子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
 亟以為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
 每事以隋為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一作月日特給魏

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

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君道亞霄極

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

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

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

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

分遂使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

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

冠去聲發施號令施平聲為世作法為去聲一日萬機或未

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

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傳去聲愛子教以義方

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

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

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鏹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

意發病而死鏹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竇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

及梁王王名武諡曰孝事見本傳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

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幾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子也諡曰憲事

見本傳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恆存禮訓妙擇師傅示

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

而獎之道德齊禮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乃為良器此

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惇脩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為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秦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為

太子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理何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為太子而禮數

優異則立泰之意固已見於承乾之間矣然則寧免泰之無覬覦而抑之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

是既啓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乎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以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忒之

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私愛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

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鑒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

為我言之為去聲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

薦為治中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

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

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傳去聲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

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聲

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

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掌諸弟及庶子數將

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

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

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

意闕闕分去聲闕音窺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

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

傳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

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

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急務也而褚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為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

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為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為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末矣且踰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又何益之有哉又

尊敬師傅第十 凡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去聲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始名

仕隋為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太

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有脚疾不堪踐履太貞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諡曰貞

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府令平聲唐制東宮六率

宿衛之事是為三衛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為

太子為去聲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建

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

忠盡節之事綱愾然曰懷音凜託六尺之孤寄百里

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以歧切

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

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為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敬師

傳之禮稽之古典允合其宜李綱少慷慨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

也古入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鼻明王聖帝曷嘗

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

以然黃帝學大顛顛項學錄圖堯學尹壽一作疇舜學

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

學號叔已上出劉向新序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

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

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嘉樂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扶音

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隋廢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

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若論

其極必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

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師天

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

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

以太宗之時固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

名意則同降此則為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

其人哉入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愚未見

也其可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

智之人無恆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

幼小周召為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

傅傳之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音使

為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

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胡亥秦二世名

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說曰陛下嚴法而

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

大臣置陛下之罪所親信二世卒為高所弑律故知人之

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為太子諸王為去精選師傅令

其式瞻禮度令平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

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

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孚于休則開導而訓告

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

不切切於嚴師傅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

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

實悖天道況崇高之上者乎為君父者尚慎于

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為魏王師唐因隋

昆弟皇子為親王者置師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

掌傅相訓導匡其過失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

貞觀政要 卷四 六一中華書局聚

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
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
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
師道自處上聲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
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
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
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
獨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
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謂得珪矣然嘗觀太宗且諭玄齡以嚴教
之意可謂得人矣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
固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
蘇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
於是士有文過者多與甚貴遊因藉其門如市
泰之月稟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為言其
後卒有奪嫡之罪竟懼幽貶夫效古賢王著書
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為戾太子
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也使
之置館引賓客私權勢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
意異

數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
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
詔令平聲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
師三師荅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
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
至矣師嚴然後道尊況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
傳其關繫豈不尤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
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傳
傳之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
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
退習而考於太師太傅太傅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
此古昔太子親師傅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
文而已為君父者不
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

子是為高宗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令平聲居

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

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月令天子立春迎於東

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謂

世子也此說於成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
德為切迎字疑誤

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

國而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

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道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

父子君臣一有元良萬邦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
治禮曰君一有元良萬邦作貞

嗣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

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

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未曾識憂懼曾音無由曉

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

獎匪夫崇彼干籥夫音扶後同籥音約干舞者所執
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甄音
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器人不學不琢不成是故周儲上

哲師望爽而加裕周公儲謂成王也望三公為師保漢嗣

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太子迎四皓高祖欲廢太

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

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也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

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也

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

書令通政術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為太子

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入主知所以臨制臣

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

欺蔽矣知所以安行備矣此四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

孝事上則臣子之行萬民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

之賈誼獻策務知禮教

賈誼維陽人漢文帝時為梁

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

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

為赤子而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

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

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

音潮事見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

封建篇註書禮樂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詩

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

聲去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

言之伏惟陛下誕睿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

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敘九圍清晏

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

當年思去聲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

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陛下自勵如此而

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

屏機務屏音餅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

不為也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搗玉華於仙札擿

癡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錙音溜銖音殊十黍

為鎰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大夫作離騷經為

詞賦之祖宋玉屈原弟鍾張何階於入室鍾繇字元常魏太尉

善草書張芝字伯英後漢太尉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草聖陛下自好如此好去聲

而太子悠然靜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

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

與隙同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

闔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

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

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厥孫謀蔑

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

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

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間去聲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

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羣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

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臣

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徵平聲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

周監平聲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

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

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上聲所以分別於

嫌疑別彼切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

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疎且

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寮

無因以進言寮音采寮屬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

前躅音燭跡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

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温良恭

儉聰明睿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

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

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

按高宗諫誅穆裕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為剛直果敢之人聞

太宗以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

正論之說驗矣惜太子論不足有為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

而教責善則離還東宮近師傳之諫當矣

愚按太子承乾既廢晉王之治初立之後劉洎言

疏條陳詳悉誠教世子之善也太宗以洎言

令洎與岑文本正家之道敬大臣體羣臣親君子

人矣夫脩身正家之道敬大臣體羣臣親君子

遠小人背之要未必不可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

旋踵而符乎抑所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

以輔翼之具未至耶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謚京北

為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俄兼

詹事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

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為說同聲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

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

量處置量平聲處上聲或時有乖疎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

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長音

掌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

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

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

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

也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

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鑒矣奈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

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人使諫蚤建太子命東宮輔臣極言規正令有

所裨益蓋望太子亦如己之從諫其意不亦深切哉惜乎承乾不足以副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文王之母大任

爲人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

以識百卒爲周宗而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

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

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

見其乘馬後乘平聲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

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

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

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爲

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

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爲人君雖無

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

聖則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近德於是
遇事必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

困乏則知民生之艱難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力之

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誠太子

之辭未如有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

亦不過如是也迨夫高宗臨御其於子庶民猶

知所以保養之意惟疎遠老臣失德宮闈竟忘

王業之艱難毋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

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後長音掌好尚驕逸好去聲多不

解懈音親君子遠小人故爾後遠去聲朕所有子弟欲使

見前言往行去聲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

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

序曰觀夫後音扶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

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

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

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

依是也舜舉一十六族即八元八凱爰歷周漢以逮

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又王家與時
 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
 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
 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
 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
 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
 或吐飧而接士公周
 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之魯慎無以國驕
 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得百姓之權心經孝
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故得百姓之權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
 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
 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
厥父母勤勞于稼穡厥難昵近小人暱同疎遠君子綢
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暱同疎遠君子綢
 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

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

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聲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

途宄音鬼書曰寇賊姦宄復諫違卜復音僻往而不返

雖梁孝齊罔之勳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

為大司馬封齊王以功遷游擊將軍淮南東阿之才

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瑟招

注篇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桓

伯有尊王室匡天下之功就梁董之顯戮梁冀漢桓

帝時自為太尉相國作亂被誅夷三族垂為烟戒

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

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

之義王七德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九族

親也玄曾之念華萼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寄維城於

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
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爲藩爲翰
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
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
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
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
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作能一
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
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
用爲立身之本

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爲諸侯王善惡錄使知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唐室興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

皆相與艱難共成大勳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
者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
境而喪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庭之內恩常揜
義訓教之言雖切佩服之心蓋寡毋乃吾移氣
之善乎豈人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

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

惟東平及河間王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處家何

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諡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諡曰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瑋音筆楚王瑋

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瑋下廷尉斬

之諡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為去聲好自驕逸所

致好去聲汝等鑒誠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為汝師友須

受其諫諍勿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

比音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為

鼻

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應平聲桀紂雖是

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顏回字子騫

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黃叔度二人皆後漢時高士

宗名太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黃叔度名憲汝南人也郭

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雖是布衣今若相稱

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

在德行去聲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

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

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剋勵

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

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

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

小以來

少去聲

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

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

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

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

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

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

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

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譁張不服

講音舟譁張狂貌

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

漢武帝名徹既崩少子弗陵立是為

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

燕璽書責之曰夫為臣子

夫音不得慎

夫音

不得慎

夫音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旨諄諄矣既以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瑋之惡以曉之復以虞

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
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爲藩弼使其能佩
服斯訓何以尚茲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
諄毋乃以言教乎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
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荆王與房遺愛同反
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
以嫌疑爲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
驕奢有以移其本性邪抑太宗教戒之言雖切
而表率之
道未至邪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

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

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聲

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鎮

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

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

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爲去聲

同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徵拜漁陽太守郭伋爲潁

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或

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到郡招懷羣盜皆降與人興詠生為立祠漢明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

生為漢宣帝名詢武帝曾孫也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

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

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

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

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

名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

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

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

皆以謀逆自殺自餘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

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己揆人不間幼小會不知人才不同未

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況膏粱之性難正古人民病之而況於帝乎
遂良欲養成德器審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策也
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策也
亦何益哉賢乎適足臣以勞之不賢及此也累
而己惜哉唐之君臣見之不賢及此也累
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其年幼而祚土者何則一
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
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之法制秩然成
王封小國弱弟於唐其後則卒開大國之迹此封
之事世不事也唐都督刺史有古伯侯之職而
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
也而使皇子之非小者居之非儒弱不自樹立
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
鑑為龜

規諫太子第十二章 凡四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字高

宗長子也生承乾殿即以命之貞觀初立為皇太子

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過惡浸聞十七年廢為庶人十

八年卒封常頗留意典墳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少吳顓頊高辛唐虞之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

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

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

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

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纏音墨至乃受

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體

大儀之潛運閱往古而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

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故能釋層冰於

瀚海變寒谷於蹠林蹠都賴都劍二切唐之思結地置蹠林州漢書注云蹠林匈奴

繞林而祭也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

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曰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

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見教誠祇四

德而為行去聲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每趨庭而聞禮

論語伯魚曰未也鯉趨而過庭曰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

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商子曰喬仰父道也梓俯

也子道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教斯起以正君

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

弘道之在人論語曰人能弘道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

均既雕且琢温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

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

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

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

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羣后

之上處上聲羣后諸侯也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匕鬯此上音

音唱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灌地以求神者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

尚必恣驕狠動愆禮讓輕師傳而慢禮儀狎姦諂而

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心三星中為君前少子少陽之道

斯諒農為少陽長雖天下之為家蹈夷險之非一或

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悉省

井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去覲披文而相質去相

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文昌

武王名發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

望聞去以長嫡之隆重長音監偏師於亭障監平聲

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

蘇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

之金玦狐突歎曰衣之龍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

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

性而為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湮喪伊漢氏之長

世固明兩之遞作易曰明明兩作離大人高惑戚而寵

趙以天下而為謔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並見

教誠篇註景有慚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

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啓文也強吳高祖兄仲之子

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帝吮心問病帝使吮癱

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癱

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帝吮心慚由此怨通及

即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

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禮徹居儲兩時猶幼

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

沖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

三代之遺風徹漢武帝名儲兩為太子時也亞夫周

戾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據開博望其名未

嘗目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嘗目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

背義而凶終背音倍據戾太子名漢武帝子也帝為

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他日為所誅因言帝疾祟在

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宮木人尤多又

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宣嗣好儒大

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譽始聞道於匡

韋終獲戾於恭顯術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

相多所嚮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太孫雜蕭望之京房賈捐之等皆以言顯短而死

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

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驚字太孫元帝博好經書為太

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取絕馳道西至直

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

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中興

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

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

光武為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為明帝號顯宗明帝

愛史贊顯宗不丞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五官勝肅宗濟濟天性豈弟於穆后德諒惟淵體

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姐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

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

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

雉謂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

臣甚苦 暨貽厥於明皇 構崇基於三世 得秦帝之奢侈

亞漢武之才藝 遂驅役於羣臣 亦無救於凋弊 明皇名徽

魏文帝太子也 嗣帝位 侍中 劉曄 稱之曰 秦始皇漢 孝武之儔 才具 微不及耳 景初 元年 起土山 於芳林

園使公卿羣僚 皆負土 栽木 於其上 捕禽 驅獸 於 其中 羣臣 皆面 目垢 黑 由是 百姓 凋弊 四海 分崩 中

撫寬愛相表多奇重 桃符而致惑 納鉅鹿之明規 竟

能掃江表之氛穢 舉要荒而見羈 相去聲 要音腰 晉 武帝 姓司馬 名炎

晉王昭之子也 仕魏 為中撫軍 桃符 武帝 弟 齊王 攸 之小名也 初 晉王 欲以 攸為 世子 何曾 裴秀 曰 中撫

軍 聰明 神武 入望 旣茂 天表 如此 固非 人臣 之相 也 晉王 由是 意定 立炎 為世子 嗣 晉王 位 受魏 禪 國號

晉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

惜 處上聲 晉惠帝 名衷 武帝 第三子 東朝 為太子 時 也是 時朝 野咸 知太子 昏愚 不堪 為嗣 尚書 令衛

瓘 欲陳 啓而未 敢發 會侍 宴陵 雲臺 瓘陽 醉跪 帝前 欲言 而止 者三 因以 手撫 床曰 此座 可惜 悼愍

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

凶邪安能奉其粢盛承此邦家 粢音咨 盛音成 晉愍 懷太子 名遹 惠帝 長

是慢弛益彰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為非於惟聖

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致戒於

京鄙音鎬地名鄙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重經術

以為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

夫慚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

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

王多士文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境量其器能量平審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洛切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

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鬻音於

是虧我王度斃我彝倫斃音姤亂也九鼎遇茲回而遠逝

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此任節中始皇求之不能出萬姓望撫我而歸仁

戒之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

之異途冤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

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

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

刑也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宮者雜夏禹

泣辜盡哀矜之志見封述刑罰之戒一因取象於大壯

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乃峻宇

而雕牆將瑤臺以瓊室桀作瑤臺豈畫棟以虹梁或

凌雲以遐觀世說魏作凌雲臺極精或通天而納涼

臺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蹙而

受身殃蹙音透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

垂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

為臺雖成百里之圍周文以子來而克昌孟子曰文

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圍者蕃育鳥獸之

營一節述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儀狄作酒

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者遂至忘歸而受社在齊

聖而温克若其酗營以致昏酗音昫營音酖酒而成

忒酖音耽酒飲也痛殷受與灌夫亦亡身而喪國殷紂

以酒為池竟亡其國漢灌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

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恆舞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周

周非酒誥曰越小大邦用喪亦咨幽閑之令淑實好

速於君子好上聲速匹也詩曰辭玉輦而割愛固班

姬之所恥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好同輦辭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脫簪珥而思愆亦

宣姜之為美宣姜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后乃脫纓

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與自婢子始敢請罪

政事早朝晏罷乃有禍晉之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

卒成中興之主乃有禍晉之驪姬驪姬愛之生奚齊

公而有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重耳吾賢驪姬佯譽太子

於是重耳走蒲夷喪周之襄子周幽王嬖愛褒姒生

及太子宜臼以亂晉喪周之襄子周幽王嬖愛褒姒生

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

而去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

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鑒於前史此一節述復有

蒐狩之禮蒐音搜禮春日田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

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曰馳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夫高深不懼扶音胥靡之徒鞞縹為娛小

豎之事鞞音鉤鷹帽也縹者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

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檝之理

檝音厥相如諫獵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覩於獲多音覩

也泚慚獨無情而內愧此一節述以小臣之愚鄙忝不

賞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

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

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

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

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鸞囀

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思去聲猶允

蹈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

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為太子時好吹洞簫自度聲被歌調王褒上洞簫賦乃

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殊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賦詩曰清夜遊西園飛

蓋相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

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聲

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

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

輔弼太子正爲此事爲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善始

令終耳因賜廢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宮毓德之初羣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間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

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

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肅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

述秦漢魏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牆甘酒嗜音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光輔前星者足爲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朔音侈縱日甚太子左

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舉明經高第貞觀初數進忠言爲右庶子嘗

撰五經義疏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

達曰太子長成長音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

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令平聲孝經義疏穎達

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

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百匹黃金

斤十

愚按于志寧撰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寓疏

勵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虧禮

後縱而於文史規誨猶未拂拒毋亦不難於知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

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

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

百姓除害為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

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及禽獸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恆終

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傳說音悅商書

辭之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

孔穎達侍講後令平聲望數存顧問後數音朔以補萬一

仍博選有各行學士行去聲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

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

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焉於虔切夫爲人上者

扶夫音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後勝平聲耽惑成

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

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上聲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

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

好畋之淫後好去聲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

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

尊卑長幼之道長音掌後同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尖漸音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聞去聲玄素叩閣請見音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音陰以馬槓擊之槓音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去聲窮極奢侈費用日廣

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
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
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荷上聲如其積德不弘何以
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
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
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
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
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
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
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
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勝平聲宣猷禁
門不異闐闐上音環下音會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
弘智經明行修行去聲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

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

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

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

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按後一書通鑑係

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太子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用物不文以愚度

之莫尊於王次曰后次曰世子用物不文以尊貴

正使周官饘夫酒正內府有制度自家刑國之職量

入為出得使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制而會太

其宗之詔太子於是未流幾於被害豈非君臣之交失

乎獨張玄素止於未流幾於被害豈非君臣之交失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

太擊遣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宮僚同
坐至除名為起為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
刑濫害及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
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邪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
不自有以自取亦文帝太宗所以處之失其道
也何也文帝既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待魏王
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待魏王煬帝攘奪
於其初魏王効尤於其後承乾目覩庶人勇之
禍故為是不得已之邪謀向使太宗於太子諸
王之閒早有定分則承乾雖不肖不至如是之
甚也今既不能消其不平之忿乃賞擢張玄素
于志寧之流使救正於言語
章疏之末果何益之有哉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于志

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好去

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

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概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穆公夸

盛為西戎由余所峻字雕牆夏書以之作誠五子之

笑詳見納諫篇註峻字雕牆有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呂

酒嗜音峻字雕牆有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呂

望師周為望太公也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去

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

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

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

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

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比音曾無復監

層曾音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

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監平聲

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長音掌直千牛又復

不見千牛官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

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名樂記曰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

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翟音狄朝歌殷之

朝歌墨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夾音魯地名齊侯會於

進谷孔子攝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孔子歷階而

好齊侯心作麾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

懼有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

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

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去聲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

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

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識恩解音木石猶能知感臣所

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

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疚犯顏

逆耳春秋比之藥名臧孫魯大夫名紇即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

孫之愛我疾疚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矣疚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疚之美其毒滋多伏願停

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

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

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

引突厥羣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

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

匡毛畢毛叔鄭畢公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姬

旦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踐

則禘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賈生陳事於文

帝賈生即賈誼也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文歷

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

君處上聲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

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

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温清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温而夏清

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

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

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

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

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

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

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

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

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

干承基紇音鶻紇干虜復姓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

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苦枕塊

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按

前一書通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鞠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

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胡氏寅曰詹氏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學為父

子焉學為君臣焉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

訓太子宜將殺諫臣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

哉宜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

發人之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不君趙宣

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

服將朝麇退曰不志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是宣寧上敬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

無道于志寧上敬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

紇于承基殺之志寧而止是志起復二人潛入其

第見承處苦盧不忍而止是志起復二人潛入其

脫于禍也之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鉏麇矣承乾

之為會不如刺客之有入心也然鉏麇未聞有承乾

子苦枕塊而任於人國當輔翼太

貞觀政要卷第四

貞觀政要卷第五

戈直集論

論仁義十三

論忠義十四

論孝友十五

論公平十六

論誠信十七

仁義第十三

凡四章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爲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旣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爲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彫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傳說悅音逢呂尙然後爲治乎太宗深納其言

愚按太宗即位之初，知古帝王以仁義為治，欲以誠信行之。此真所以致貞觀之盛也。然嘗聞三王之義，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家國，天下此二帝之正仁義之事也。心未正，身未必修，而此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效，亦必有補於當世。此齊桓晉文假仁義之事也。太宗身由身而家，皆有德，凡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義之功，而已。故雖有志於三王，迄未大異於五伯也。王珪謂非賢不理，惟在得人。斯言是已。然所謂得人者，必得周召孔孟其人，而後可也。夫苟得周召孔孟而用之，則能施其致君澤民之術，盡其格心養德之方，而仁義之全體備於君身。仁義之大用，周於天下後世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

比觀鼻比音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

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

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

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愚按風俗有古今人心無古今人心之不如古以風俗之不如古也。然欲美風俗者則在於正。

人心人心正而風俗美矣太宗謂比觀百姓漸
知廉恥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斯言也
其魏徵勸行仁義略効之時乎夫太宗之所行
不過仁義之似而已其明効大驗如此況於真
知實踐正己以
正人心者乎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
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唯欲卿等以存心理
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洛音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
豈為甲仗不足聲為去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羣
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

愚按周頌之美武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下武右文信矣武
王能保天下也太宗身履行陣芟除羣雄即位
之四年謂不以甲仗之備為美戒廷臣以德義
相輔亦信矣其能
保天下之道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
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

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扶音當思之在心常令

相繼後令平聲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去如猶如飲食

資身恆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

知此言天下幸甚

唐氏仲友曰仁義是帝王之道然必如中庸九經與大學自誠意達之明明德於天下為醇粹太

謂宗言仁義乃在制度魏徵之勸然所

愚積則太宗之言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

當思之在心如飲食資身恆令腹飽此固欲不

忘乎仁義者然不知仁義乃吾心固有之理孟

論忠義第十四凡十章

馮立馮翊人武德中為東宮率音律唐制東宮置左右

令總諸甚被隱太子親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

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去聲於是率兵犯

玄武門苦戰殺屯營將軍敬君弘絳州人謂其徒曰微

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

曰數上聲汝昨者出兵來戰大殺傷吾兵將何以逃死

立飲泣而對曰斂去聲立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戰之

日無所顧憚因獻上音虛下音悲不自勝平聲太宗

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去聲後同唐制立謂所親

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免終當以此奉荅未幾平聲突

厥至便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所向

皆披靡太宗聞而嘉歎之時有齊王元吉府左車騎

謝叔方萬年人率府兵與立合軍拒戰及殺敬君弘中

郎將呂衡將去聲史作呂世衡王師不振秦府護軍

尉唐制掌宿衛之職遲敬德尉音蔚尉遲複姓名恭以字

初舉地降為右府統軍後從討隱劉武周將武德乃持元吉首以示

貞觀政要卷五 三一中華書局聚

之叔方下馬號泣號平拜辭而遁明日出首去太宗

曰義士也命釋之授右翊衛郎將唐制掌供奉侍衛

德九年六月馮立聞建成死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

至直府左車騎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赴

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敬君弘

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與呂世衡大呼而進

皆死敬之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欲攻秦府

尉遲敬德持建元頭首示之宮兵遂潰萬徹亡

入終南山馮立遂解兵逃於野高祖既赦天下馮立

謝叔方皆自出萬徹亡匿屢使諭之乃出秦王曰皆立

敬於弘後贈左屯衛大將軍呂衡贈驍衛都督將軍

唐氏仲友曰若立者所謂之一死能避難然君弘

敢兼有之觀其於隱太子為己甚則危乎命者矣

較其人之品叔方

愚按馮立之言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

此子路所謂食焉而不避其難者也謝叔方亦

有慷慨殺身從容受死之意此正與王之爵然

然也若薛萬徹亦不可謂忠於所事始焉與馮謝

無異也然知進而不可謂退終以邪謀就誅寧不

有愧乎史臣是編書馮謝於忠義之首萬徹乃削而不書厥有旨哉

貞觀元年太宗嘗從容從即切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

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

也思廉時在洛陽因寄物三百段并遺其書曰遺去聲

想卿忠節之風故有斯贈初大業末思廉為隋代王

侑侍讀代王侑隋元德太子之子煬帝十三年南及

義旗剋京城時代王府僚多駭散惟思廉侍王不離

其側離去聲兵士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高祖初封唐公

舉義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眾服其言於

是稍却布列階下須臾高祖至聞而義之許其扶代

王侑至順陽閣下思廉泣拜而去見者咸歎曰忠烈

之士仁者有勇此之謂乎

張氏九成曰君子以仁存誠以義為勇白刃在前不能懼凶暴之氣不能攝蓋不在力之武由忠義

之壯也觀隋之亡亂兵入京侍臣駭潰思廉以微軀奮不顧以全君親之生即甲兵之衆顧輕於一言哉誠以一仁在其中也易曰能止健大壯也惜乎大廈傾而一木不支矣懷懷風義激懦夫之云爾唐氏仲友曰姚思廉節義學問之士孟子論爲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思廉之謂歟學問惟寡惟欲能精節義惟寡欲能立

說見第四章

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尙書右丞魏徵與黃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寘錄周行杭音徒竭生涯牙音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冠去聲陟岡有感追懷棠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

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

太宗義而許之於是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令平聲

愚按王珪魏徵請送息隱海陵之喪太宗義而許之二子可謂篤於義矣孟子曰生亦我所欲

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可也珪徵名臣也詎容輕議哉自有文公朱子

之論斷在焉昔管仲不死於子糾而相桓公子貢子路以問夫子夫子稱其功論語集註引程

子之言因論管仲而及於王珪魏徵之事朱子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

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斯言盡之矣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無之公等

知隋朝誰為忠貞王珪曰臣聞太常丞卿之佐也元善達

在京留守見羣賊縱橫縱平聲遂轉騎遠詣江都諫煬

帝令還京師令平聲既不受其言後更涕泣極諫煬帝

怒乃遠使追兵身死瘡癘之地有虎賁郎中賁音奔獨

孤盛獨孤複姓盛名也在江都宿衛字文化及起逆盛惟一

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為隋將屈區勿切將去聲後同屈突虜

復姓通名仕隋為虎賁郎將初代王遣通守河東高祖兵圍之通守節不降後被擒帝勞之泣曰臣不能

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授兵部尚書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以東略屬公

如何通曰烈士殉節吾今見之貞觀初卒共國家戰於

潼關在今華州華陽縣隸陝西省聞京城陷乃引兵東走去聲義兵

追及於桃林今陝州桃林縣隸河南省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殺

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驅使已事兩帝今

者吾死節之秋汝舊於我家為父子今則於我家為

仇讎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領士卒多潰散通惟一身

向東南慟哭盡哀曰臣荷國恩荷去聲任當將帥智力

俱盡致此敗亡非臣不竭誠於國言盡追兵擒之太

上皇授其官每託疾固辭此之忠節足可嘉尚因敕

所司採訪大業中直諫被誅者子孫聞奏

唐氏仲友曰屈突通不死於稠桑更盡力於唐尚
得為節義乎曰隋運已亡河東之守力戰不屈天
命亦有歸通如之何斬家奴射其子敗力屈而後
擒亦足以報隋矣商之亡也雖如箕子猶力陳洪範
封朝竭而欲責人亦足以死為節義矣
愚按太宗稱獎隋世忠義之臣於文臣則姚思
廉於武臣則屈突通也或曰二子於隋臣而仕於
唐國亡皆不能死可以過諸王講讀之官耳於軍
不國也思廉仕隋不討固不與聞也國亡於軍
皆去思廉獨不阿叱亂兵辭嚴義正又諸人
拔調護之職拜而謂無負矣曷為而死哉至廉講
讀則不然通感隋亂嘗立大貴顯乎煬帝尊寵加
隆楊諒玄感之亂嘗立大貴顯乎煬帝尊寵加
行付以關中之任身受重寄手握疆之庸夫亡師
敗通安所辭其死哉並二子事觀之庸夫亡師
斷其是非矣然則太宗之突乎忠
義其得於思廉而失於屈突乎

貞觀六年授左光祿大夫陳叔達也字子聰陳宣帝子
始建高祖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
成誅高祖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
何蕭瑀陳叔達曰建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
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

貞觀政要卷五
六中華書局聚

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禮部
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

尚書因謂曰武德中公會進直言於太上皇音明

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剛烈若有抑挫

恐不勝憂憤勝平聲以致疾斃之危今賞公忠謔有此

遷授叔達對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誅戮以至滅亡

豈容目覩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

朕知公非獨為朕一人為去聲實為社稷之計

胡氏寅曰人臣之義無私交而況藩王與太子有

隙之時乎言所左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

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生後悔是皆天下之公

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以

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敘遷何患無名

而太宗乃舉武德中直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

豈為後道計哉

愚按時平先長嫡世亂先有私計也太宗當時之

臨御而已六年矣揚其忠謔而遷秩之雖用得

貞觀八年先是桂州

今仍舊

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

及身歿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於朝曰此人生

平宰相皆言其清

相去聲

今日既然而所舉者豈得無罪

必當深理之不可捨也侍中魏徵承間言曰

聞平聲

陛下

下平生言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

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為國盡忠

為去聲

清

貞慎守終始不渝屈突通張道源而已

張道源并州人初守并州

賊平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家屬以賜羣臣道源曰禍福無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

為也資以衣食遺之家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

通子三人來選

去聲

有一匹

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

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歿後不言貧殘妻子賣

珠未為有罪

未為如字

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旁

責舉人雖云疾惡不疑是亦好善不篤

好去聲

臣竊思

度待洛切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枉議太宗撫掌

曰造次不思造七切遂聞此語方知談不容易以鼓切並

勿問之其屈突通張道源兒子宜各與一官舊本此

諫類今附入此

愚按臯陶之稱堯舜有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蓋善善之意長惡惡之心短也太宗知屈突道

源之善而不能錄其子弟聞弘節曖昧之過則遽欲罪及舉官此豈唐虞賞罰之道乎向非魏

徵之言亦足為太宗君德之累矣

貞觀七年太宗將發諸道唐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

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

九曰劍南十曰嶺南皆因山川形便而併省之也黜陟使去聲後同將命而出掌畿內道唐建都之地也未

有其人太宗親定問於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

可充使右僕射李靖曰畿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

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宮亦非小寧可遣魏徵出使

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為其見朕是非得失去為

聲公等能正朕不可因輒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即令

李靖充使臣令平聲按通鑑貞觀八年太宗欲分遣大

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蕭瑀

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疾苦禮

高年振窮乏褒善起淹滯俾使

者所至如朕親親與此小異

愚按太宗嘗問羣臣魏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

本對曰亮才兼將相非徵所及斯言是已然嘗

論之太宗有餘於才而不足於德勇於敢為而

人而己使徵生於三國之時未必能勝武侯之

任然使武侯生於太宗之時不過為徵之所為

耳故以唐之時勢觀之則二子政未易優劣也

時可以無靖不可有餘徵之諫爭乃能補太宗之

過增太宗之所有餘徵之諫爭乃能補太宗之

所不足也是以畿內之使太宗寧

貞觀九年蕭瑀為尚書左僕射嘗因宴集太宗謂房
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

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

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賜詩曰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蒙誠訓許

臣以忠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舊本此章首曰貞觀

章今按通鑑標年附入于此又按史傳魏徵曰臣有

逆衆持法主怨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怨之以介昔聞

其言乃今見之使瑀

不遇陛下庸自保邪

范氏祖禹曰太宗于蕭瑀無二心于己而嘉之可

謂能知臣矣且太宗子在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

甚惡也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

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二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

人豈不可得忠正之士乎

唐氏仲友曰若以隱巢之事不可以利怵死懼亦

可以為社稷臣矣然太宗此言蓋亦有為瑀初以

切詆房杜廢又以痛効房杜罷至此復參知政事

太宗賜詩欲羣臣知委任之意也魏徵之言亦以

發明太宗之意若以瑀較揚子雲

近世社稷之意若以瑀較揚子雲

愚按武德季年高祖立秦王為皇太子竟決於

瑀之一言瑀以躁狹之量剛勁之氣罷黜者三

而卒預大政太宗實能容之者豈非念夫此耶
噶嘗劾奏魏徵之過矣今觀徵所言若未嘗有
胸中徵之謂以義相與不謂尤少嫌置

貞觀十一年太宗行至漢太尉楊震墓楊震字伯起

學明經諸儒稱為關西夫子漢安帝時為刺史號清白吏後徵為太常遷太尉為內戚讒譖遣歸震曰死

者人之常分吾蒙恩君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傷

雙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飲酖而卒

其以忠非命親為文以祭之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

年天枉數百年後方遇聖明停輿駐蹕親降神作一作

趾玉可謂雖死猶生沒而不朽不覺助伯起幸賴欣躍

於九泉之下矣伏讀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

不勗勵名節焉切於知為善之有效

愚按太宗經異代名臣之墓親為文以祭之是

可以見其惓惓於忠貞之臣矣異世相望且企

敬如此況凡百君子列于庶位者乎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名盡食

貞觀政要 卷五 九一中華書局聚

其肉獨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

而內懿公之肝於其腹中內讀今覓此人恐不可得

特進魏徵對曰昔豫讓為智伯報讎為去聲後同豫讓智伯之臣智

伯名瑤號襄子晉智宣子之後為韓趙魏所滅欲刺趙襄子名無恤晉趙襄子之後

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春秋之世晉有范氏

中行氏與智氏韓氏魏氏趙氏為六卿春秋之末晉公室卑六卿強各據采地更相攻伐貞定三十一年

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共伐范氏中行氏滅之而分其地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

智伯不為報讎今即為智伯報讎何也讓荅曰臣昔

事范中行范中行以眾人遇我我以眾人報之智伯

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事見史記趙世家在君禮之而

已亦何謂無人焉

愚按夫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夫子之言涵容孟子之言感激切大慨忠臣義士何代無之在上之人有以感召之則在下之人興起矣太

宗嘉古之忠臣以爲今覓此而謂世無其人則言固所以激勸天下忠義之士而謂世無其人則言不可宜魏徵引智伯豫讓之事以爲譬也雖然爲人臣者之分君之待我者或有未至而我之所以事君者其可不盡心乎

貞觀十二年太宗幸蒲州今爲解州因詔曰隋故鷹

擊郎將將去聲隋制親侍置鷹揚府有鷹擊郎將堯君素魏郡

人將及天下大亂君素所部獨全後從屈突通守河

東通乃引弓射殺之嘗曰大義不義卒無降心其妻誘

所往在大業受任河東固守忠義克終臣節雖桀犬

吠堯漢書曰桀犬吠堯堯非有乖倒戈之志周書曰

戈言衆服周仁政無有戰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

爰踐茲境追懷往事宜錫寵命以申勸獎可追贈蒲

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愚按漢高祖赦季布唐太宗褒堯君素皆帝王盛德事也然合二子而論之則君素爲賢何也

季布身為楚將數窘沛公此入臣之常事國亡

不能死而逃何足深取哉唐室方興兵精將勇

戰無不勝攻無不破君素以區區一城之眾外

無疆援徒以忠義激勵士卒自義寧元年至武

德三年始終四載唐朝凡易數將僅能克之此

不惟忠義可嘉其知勇才能亦古今所罕有也

嗚呼難哉太宗不惟喪贈又訪錄其

子孫忠義之士其有不興起者乎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

梁陳蕭氏受齊禪陳姓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

本奏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書僕射

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群僚表請勸

進憲子國子司業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

稱忠烈承家弟承序今為建昌令建昌縣今陞州屬南康路隸江西

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拜晉王友兼令侍讀平令

聲唐制諸王友掌陪侍游居尋授弘文館學士

規諷道義侍讀掌講道經學唐氏仲友曰古人云一心可以事百君其袁氏子

弟之謂歟忠謹風操不忍負主誰不欲之為人臣

勉乎為之者

愚按梁陳於唐相距頗遠矣岑文本謂隋師入陳袁

憲有獨侍其主之忠王世充受禪憲之子獨不

署名其弟又清貞雅操一門父子兄弟忠義傳

家而不著聞向非太宗心存忠義之臣而與言

及此非文本之公忠不揜人善如此則袁氏之

忠節何由

著聞哉

貞觀十五年詔曰朕聽朝之暇觀前史每覽前賢佐

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歎至於近代

以來年歲非遠然其胤緒或當見存見音縱未能顯

加旌表無容棄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

孫有貞觀已來犯罪配流者宜令平聲所司具錄奏聞

於是多從矜宥舊本此章在刑法

愚按太宗好賢可以為至矣不惟尊榮其朝臣

又能上及於前朝焉不惟登崇其一身又能下

及於後裔焉是故祭比干之靈封楊震之墓褒

隋名臣之後配流者悉從矜宥則凡列在庶位者孰不知所勸乎宜其忠良之士彬彬輩出有以開三百年之休運也嗚呼盛哉

貞觀十九年太宗攻遼東安市城今為安市高麗人

眾皆死戰詔令耨薩延壽惠真等降音杭耨薩高延壽北部耨薩高延

南真眾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堅守不動每見帝幡

旗必乘城鼓譟乘平帝怒甚詔江夏王道宗高祖從兄弟字

承範年十七從秦王討賊有功初封任城後封

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剋太宗將旋師嘉安市城主堅

守臣節賜絹三百匹以勸勵事君者舊本此章與第一

章今按通鑑標年附入于此又按通鑑太宗親征遼

東令李勣攻安市男子皆阮之安東人聞之益堅守

久勣請克城之日宗築土山於城東浸逼其城中

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又衝車礮石壞其城堞城中隨

立木柵以塞之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

山頽壓城崩城中數百人出戰遂先拔遼蓋二州戶

出口渡遼乃耀兵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

愚按遼東之役與前日義師有間矣夫以太宗

之英武戡定禍亂於羣雄競起之日天戈所指

夷貊不能嬰其鋒而晚年悉乃心力不能制服

一遠國何哉退而嘉安市城主堅守之節賞賜

矣以旌之以勵事君者斯意固美矣

然不若不驢武之尤全美也

孝友第十五 凡五章

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去聲**恭謹過人其母病**

請醫人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平聲**尤甚柴毀**言毀

也**柴****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寢床粥食鹽**

菜遺去聲

愚按孝經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天

根於人心其發見於事親者此理也發見於事

君者此理也忠孝豈二道哉故求忠臣於孝子

之門未有事親孝而事君不忠者思脩身不可

以不事親未有身不脩而可以治國乎天下者

房玄齡唐之名相而孝之至固宜忠之盡也且

昔之以孝聞者如閔損王之類皆

繼母也夫是之謂孝玄齡其知此矣

虞世南初仕隋歷起居舍人隋制掌書王言動宇文

化及殺逆之際殺讀曰弑其兄世基時為內史侍郎隋改中書

為內史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號平請以身代死化及

竟不納世南自此哀毀骨立者數載時人稱重焉

愚按虞世基兄弟出於吳中嘗從顧野王學一時文學才譽人比之晉二陸入隋而俱登班列

世基與宇文化及之難世南不愛其身求代其兄其孝友可尚已世南歸唐為唐名卿蓋其温

恭豈弟出於天性云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少好學藏書至萬貞觀

初史作為潞州刺史潞州今仍時年十五在州聞太

妃有疾太妃韓王之母隋大將軍宇文述之女也為昭儀有寵高祖即位欲立為后固辭不受韓

王以母有寵而為帝所愛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師發喪平聲哀毀過

禮太宗嘉其至性屢慰勉之元嘉閨門修整有類寒

素士大夫與其弟魯哀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韓王同母弟也好學善音

律後以謀欲起兵應接越王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

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

者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多才藝出為刺史所至

王所長玄平日王無武德中初封為吳王武德六年

年徙封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壽州今為安屬高祖

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服衣去示有終身之

戚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

愚暗不盡知其能惟吳王數與臣言數音臣未嘗不

自失太宗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

之間平漢河間獻王德至如孝行去聲乃古之曾閔也

曾參閔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妻徵女焉令平聲

愚按孟子言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也王孫公

貞觀政要卷五 三中華書局聚

然也觀太宗諸弟若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天性

之孝友居處之儉約操履之修潔有一介之士

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突厥阿史那氏此因以直玄

武門玄武北方宿名食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

母太宗聞而歎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一

疋主乘去聲尚乘之官詔令給其母肉料令平

愚按一直門之士夷貊之人也而有孝於其母

之心事聞於萬乘獲仁孝之褒優賜之厚則有

公平第十六 凡八章

太宗初即位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

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處上聲分

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

而堯舜廢之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卒授禹

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

管叔名鮮蔡叔名度皆文王之子也武王

既克殷封鮮於管封度於蔡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

遺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叔疑之乃挾武

誅武庚殺管叔流蔡叔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公無

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去聲諸葛複姓字孔

相丞猶曰吾心如爾與秤不能為人作輕重為去聲況

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此則人力

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

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

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

而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豈是至公

之道邪

貞觀元年有上封事者請秦府舊兵並授以武職追

入宿衛太宗謂曰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於一物惟

有才行是任行去豈以新舊為差況古人云兵猶火

也弗戢將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愚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太宗踐祚之初

也首發至公無私之論古帝王憲天聰明用是道

右之先己則曰有用惟才不論舊故不如是則

私故府之士矣有請秦府舊兵授以武職追入

宿衛則曰惟以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差不如

是則私故府之兵矣君天下者每以至公存心

於何往而不當

於人心乎

貞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

東上閣門出閣門後臨門校尉始覺尚書右僕射封

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徒
二年罰銅二十斤太宗從之大理少卿少去聲戴
胄駁曰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為誤耳夫臣子
之於尊極扶音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

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
當據法罰銅未爲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
乃天下之法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撓法耶更
令定議後令平聲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
駁奏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
則爲情一也如爲情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太宗乃免
校尉之死是時朝廷大開選舉或詐僞有階資者太
宗令其自首後首去聲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詐僞者事
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
今斷從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卽殺之
非臣所及旣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
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
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朝音而

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

信臣竊為陛下惜之為去聲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

正之朕復何憂也

張氏九成曰法者天下公用法平允矣守所司之法

重胄為大理之議可謂用法平允矣守所司之法

不顧天子之詔濫為吏若此失達君之聽使四海

取信民不冤濫為吏若此失達君之聽使四海

唐氏仲友曰書曰無虐癯獨而反是向無胄之言則

情必虐癯獨而反是向無胄之言則

太宗為失刑皆皇極之

訓矣其為利害豈淺哉

愚按封德彝隋之佞人也及唐之興以祕策而

見用遂移其所以事隋者事唐勸用法律之說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比音隋代遺

老咸稱高頴善為相者相去聲後同高頴字昭玄隋

善之速其不冤

得失視人豈容輕哉非戴胄執法之公太宗從

觀德行則仁義之効無忌校尉之罪用捨之間其

之誦誅去聲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

安危繫其存歿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此

人廢書欽歎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

嘗表廢廖立字公淵武陵人仕蜀為長水使者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仕蜀為中都說

於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袵矣嚴聞亮卒發病

而死故陳壽晉人撰三國志稱亮之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

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

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

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

齡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故尚書云如尚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周書洪範篇之

辭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讀曰措孔子對魯哀公之辭今

聖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

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愚按昔傅說告商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太宗謂朕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

可慕宰相之賢者其有合於師古者乎前代帝王之善者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降是則漢七

制之主是已前代宰相之賢者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降是則蕭曹丙魏是已高頰之公平正

直亦可謂賢相矣惜昧於不可則止之義諸葛亮王佐才也誠有古良相之遺風三代而下所

不常見太宗令相而臣企慕之亦知人哉嗚呼二帝三王之相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如武侯者斯

矣可

長樂公主樂音洛公主太宗第五女文德皇后所生

也貞觀六年將出降謂下嫁也魏徵奏言昔漢明帝欲封

長音掌後同通鑑作永嘉魏徵奏言昔漢明帝欲封

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王

楚王英淮陽王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

炳皆光武子

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殊義無等別彼列若令公主之禮令平有過長公

主理恐不可實願陛下思之太宗稱善乃以其言告

后后歎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聞

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與陛下

結髮爲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俟顏

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疎禮隔故韓非謂

之說難韓非戰國時刑名之學者東方朔稱其不易以鼓切東方朔字曼倩平

原人漢武帝時爲大夫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

家者深所要急納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

詳之則天下幸甚因請遣中使去聲賫帛五百匹詣徵

宅以賜之

愚按易之歸妹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

也娣媵以容飾為事而衣袂所以為容飾者也

尚禮而太宗於公主之降敕所司資送倍長公主

雖也后之踰禮越法矣幸魏徵之忠謀太宗之

聽從而以德皇后又從而褒之賞之若后之德

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亮為相州刺史假子公

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百姓陰有怪謀陝人常

遣房玄齡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為之公詔令百

官議之後令平聲多言亮當誅惟殿中少監少去聲唐

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闕侍郎尚令宰

相妙擇其人相去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

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

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唐氏仲友曰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太宗不暇省歲餘乃以刑部命道裕太宗可謂能改過道裕可刑善議矣

愚按因李道裕議張亮之心亦足見太宗擇人之除不惟見太宗悔過之心亦足見太宗擇人之術又所以示天下以唐之刑部周官司寇掌邦禁有過必諫之路也唐之刑部周官司寇掌邦禁之職妙擇其人而不輕授帝舜之命臯陶曰此其選也太宗是舉衆善集焉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爲形迹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爲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愚按祁奚舉賢不避祁午謝安舉將不避謝玄大臣之用人唯其公而已矣苟得其人雖子弟可也況親戚乎太宗謂侍臣但雖舉用得才勿避形迹斯言當矣異時或告魏徵阿黨親戚太宗命案驗無狀乃使謂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則又與斯言相戾矣使非鄭公直言不撓果得以

貞觀十一年時屢有闈宦充外使闈音淹使去聲後同妄有奏

事發太宗怒魏徵進曰闈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

語輕而易信易以鼓切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

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曰非卿朕

安得聞此語自今已後充使宜停魏徵因上疏曰臣

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上烏去聲下如字後同近君子

而遠小人遠去聲後同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

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秕政遠小人則聽不邪私小

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

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

重小善不足以掩眾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

賈音古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

善惡君子之小過惡為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王

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屈原名平楚懷王大夫王信

而卞和所以泣血者也卞和楚人得玉璞獻厲王王

繼之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

惡惡而不能去上聲此郭氏所以為墟事見納史魚所

以遺恨也家語曰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

也生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

其子從之靈公弔其子以告公公曰寡人之過也命

殯之客位進蘧伯玉而用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曰

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

不謂直乎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叡志存泛愛引納

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好去聲疾惡而未能遠佞又

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

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

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

矣後長音同掌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急

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

臣失序上下否隔否音亂亡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

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

夫音扶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

流善惡無別彼列切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

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

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

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

家之福非為理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

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

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

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隳往而不返雖

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
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施平聲 後同以古作鑒

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
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
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
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爲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
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
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
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
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
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
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字如非
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

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

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

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

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夫如字後漢王符字節信著書

號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

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行去聲後

同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

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

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孔子辭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

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蓄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

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

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契音泄舜臣名五教謂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咎繇與皋陶同五刑

謂墨劓剕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

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內讀曰納民蒙善化

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

善化之養民猶工之為麩豉也六合之民猶一廩也

黔首之屬秦稱民曰黔首猶荳麥也變化云為在將者耳遭

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進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

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

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

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

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

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

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醜之俗醇音淳醜音醜

言俗如酒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當

慎刑卹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

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王去聲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

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上上聲或有輕

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

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頃年以

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見規諫篇註而察見川中之

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

強為之辭強上聲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惡鳥去聲後同

深平聲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

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

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以上有犯悉令

平聲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

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
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
爲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
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
倍背音乖泣辜之意見封建篇註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
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
之雖過乎當去聲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曠飢寒
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
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
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
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
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
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

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

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探平聲生為之分

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

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

隆亦難矣凡聽訟吏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

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

與眾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

汝作士惟刑之恤出虞書又復加以三訊周禮以三訊刺斷庶民

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眾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為

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傳去聲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者也立

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怨平聲何世俗小

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

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
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
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
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任
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
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
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
子漢淮南王安著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
見於外見音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歸也故爲者
以苛爲察以功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訐多爲功譬猶
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
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
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

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

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

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

國之相去聲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為去聲況

萬乘之主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出車萬乘故曰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虞唐

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法取怒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

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為是也聞於外其

何傷若所為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

若不為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

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祇以

取誚將何益乎臣又聞之無常亂之國無不可理之

民者夫君之善惡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湯以之理桀

紂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

盡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己

其與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左傳臧文仲告魯君之辭為

之無已深乖惻隱之情實啓姦邪之路温舒恨於曩

日温舒前漢人嘗上書言獄吏之害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聞也臣

聞堯有敢諫之鼓通曆曰堯定四岳置諫鼓舜有誹謗之木淮南子曰

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

太公述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武王聞之退而為戒乃書於几

鑑孟樂為銘出大戴禮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

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

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樂音洛親忠

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遠去聲後同誠欲全身保國

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

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

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
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
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
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
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
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
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乎
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
之自比來鼻比音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
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七造
切到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重平其
道無因且所言當理當去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
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

夕階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況疎遠不接將何以極
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因
所言卽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
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
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
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
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
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後同故齊桓好服紫而合
無異境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言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之
意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
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爲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
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太宗手詔曰省前後諷諭悉省
切皆切至之意固所望於卿也朕昔在衡門尙惟童

幼未漸師保之訓

漸音尖

罕聞先達之言值隋主分崩

萬邦塗炭慄慄黔黎

蝶音

庇身無所朕自二九之年

有懷拯溺發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東西征伐

日不暇給居無寧歲降蒼昊之靈稟廟堂之略義旗

所指觸向平夷弱水流沙

甘今屬肅

並通輶軒之使

去聲輕

也車被髮左衽

四夷之人也

皆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無遠

不屆及恭承寶曆寅奉帝圖垂拱無為氛埃靖息於

茲十有餘年斯蓋股肱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

力協德同心以致於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撫

大神器憂深責重常懼萬機多曠四聰不達戰戰兢兢

兢坐以待旦詢于公卿以至隸皂推以赤心庶幾明

賴一動以鍾石淳風至德永傳於竹帛克播鴻名常

為稱首朕以虛薄多慚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彼

巨川不藉鹽梅安得調夫五味商書高宗命傅說曰

揖又曰若作和賜絹三百匹

愚按春秋之世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齊至

強也周公知其後多篡弑夫所貴乎聖賢者以

其見禮知政而前知於未然之先也善乎魏徵

之言曰闔宦雖微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

慮為子孫計不可不杜絕其源厥後唐之中葉

竟以宦者而亂及其末世遂以宦者而亡徵之

明見雖周公季子何遠之有哉太宗斯時正當

著之為令俾後之子孫世世無得使宦者與政

可也乃不過停其充使是特禍復上疏數千言

厥孫謀者邪徵既言闔宦之禍復上疏數千言

極陳當時之失史稱徵諫疏二百餘篇其見於

世者則此其最詳者也太宗答詔丁寧寵賜優

渥君臣相與之

際何其盛哉

誠信第十七 凡四章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去上太宗謂曰朕之所

任皆以為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

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羣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

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
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
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
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謂
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
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
身而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誠與賢而
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虛己以待之如鑑
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罔矣夫權衡設而
之明如水之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
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正也邪以不察佞之辨頗我
曲直者唯其正也邪以不察佞之辨頗我必行其真
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正察佞之辨頗我必行其真
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不正何能辨乎
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辨己
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
能動物乎夫為君而使左右前不後動也皆莫測其
誠則忠直者進而儉邪者無自入矣

愚按昔夫子荅顏淵為邦之問終之曰遠使
人始甚矣使人之足以喪家國也禹之荅臯
陶曰知人則哲可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人主
一攻之者眾一有所偏則讒邪面諛之人乘
隙而進儻君心虛明旁燭無疆則正邪自不能
逃吾水鑑矣太宗謂君自為詐欲臣下直是猶
源濁而望水清欲使大信行
於天下不欲以詐真王言哉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

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

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君臣父

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

貢之文子姓辛名鈺一名計然濮上人師事老曰同

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

信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

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

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
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
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
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歎暨
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惡鳥去聲後惡
剛雖或勉強有所容強上聲非復曩時之豁如謔諤之

輩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便平聲謂同心者為

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

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彊直者畏擅權之議忠

讜者慮誹謗之尤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

爭讀曰熒惑視聽於大道妨政損德其在此乎故孔

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為此也為去聲且君子小

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

難去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

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夫音扶後同今

欲將求致理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

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

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譽平聲

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

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脩潔之士行之與

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

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

於傾敗況內懷奸利承顏順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

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

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

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

信之為道大矣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

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

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

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

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中

氏穆伯攻鼓城經年而弗能下魏間倫後同去聲聲曰鼓

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

應左右曰不折一戟折音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

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

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

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

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猶能慎於信任

遠避佞人也如此遠去聲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

之上聖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將有所聞乎若欲令

平聲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

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上烏去聲下審罰

而明賞則小人絕其私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

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上聲罰不及

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

祚胤將何望哉太宗覽疏歎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

此語按史傳係十一年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官寺十

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九漂居人六百家故徵上疏陳事帝手詔嘉荅

遭水者疏文比此章尤多唐氏仲友曰徵論基於德禮保於誠信然而道德

未益厚仁義未益博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最中

太宗之病道德仁義禮儻皆以誠信行之則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豈至有善始之勤無克終之矣哉

者愚按天下之理一而已矣德者得此理者也禮

諫疏並舉德禮誠信而實此理者也魏徵之

間如文子管仲中行穆伯之言皆出於誠信而

言之也夫誠信者實心也有德有禮而以實心行之則固善始而善終矣何憂於危亡哉徵之

言於是乎知本矣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

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任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

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

惠施平聲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

域君長皆來朝貢長音九夷重譯相望於道重平聲凡

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徵拜謝曰

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實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

益於聖明

愚按先儒論學問以變化氣質為先論克己以性偏難克為始夫豈徒學者之事為然哉大臣

正君之道亦如是而已矣愚觀太宗天資英武明敏不患其不能為而患其過於為不患其不

能斷但患其過於斷當貞觀即位之初或勸其獨運威權或勸其懾服四夷此皆太宗之所已

能所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者魏徵獨非
偃武興文布德施惠損其有餘益其不及茲
變其氣質而克其偏者歟甚矣徵之能正君
也不然貞觀之治太宗何以獨歸功於徵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去聲

孔子曰人無信不立子並孔子答昔項羽既入咸陽已

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誰奪耶項羽引兵屠咸陽殺

室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

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武

王奪之周書武王誓師之言曰項氏以無信為漢高

祖所奪誠如聖旨

愚按董子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宜

修飾也先儒謂此因武帝何修飾之問而言

其意雖甚正惜其剖析未明使武帝知若何而

為仁若何而為義其修飾之方又孰先孰後也

貞觀政要卷五

三中華書局聚

之不亦善乎愚於是復爲玄齡惜

貞觀政要卷第五

太宗皇帝二十二年春二月五日辛酉朔庚子。太宗皇帝二十二年春二月五日辛酉朔庚子。太宗皇帝二十二年春二月五日辛酉朔庚子。

貞觀二十二年春二月五日辛酉朔庚子。太宗皇帝二十二年春二月五日辛酉朔庚子。太宗皇帝二十二年春二月五日辛酉朔庚子。

貞觀政要卷第六

戈直集論

論儉約十八

論謙讓十九

論仁惻二十

慎所好二十一

慎言語二十二

杜讒邪二十三

論悔過二十四

論奢縱二十五

論貪鄙二十六

儉約第十八凡八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

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禹貢曰九山刊旅蔡氏注九州之山也如冀州則梁

岐之類通九江禹貢曰九江孔殷蔡氏注即今之洞庭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故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

曰九江漢志所謂九江非是者物情所欲而衆所共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

人多謗議者爲徇其私欲爲去聲不與衆共故也朕今

貞觀政要卷六
中華書局聚

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不復作也音復

缶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旅不見可欲使民

心不亂老子固知見可欲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

物鏤音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

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喪平準品秩不

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

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弊

貞觀二年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禮

仲夏之月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今夏暑未退

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太宗曰朕有

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起露

臺而惜十家之產見教戒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

過之豈為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

朱氏黼曰財用之贏縮關於後儉風俗好尚本之
人主以儉約為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尊卑上下事
物皆尚質崇樸自然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用矣
苟或反是則朝廷有限上下之財靡四方士民歆羨
做傲天地之生物有上下之財靡四方士民歆羨
瞻而普於是成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
臺不築於是殿不為於是成唐太宗監秦人之傲材
用既具而一殿不為於是成唐太宗監秦人之傲材
身者甚微而功利之及一世人甚大空遏一節於一
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基
本者甚著人主豈可不察哉

愚按太宗可謂知化民之本矣一閣之營公卿所
已具監秦皇之侈而亟已之
請慕漢帝之儉而竟不許其
所以致貞觀之富庶也宜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
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
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之辭勞弊之事誠不可
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誠能自

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百

姓每節己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

亡樂音洛隋煬帝志在無厭平聲惟好奢侈好去聲所司

每有供奉營造供平聲小不稱意稱去聲則有峻罰嚴刑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

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為去聲故天命陛下

代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翅音若以為不

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

朕安得聞此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去聲劉聰字玄

明元海第四子本新興匈奴以漢高祖嘗以宗女妻

冒頓故子孫冒劉姓元海於晉永興中立國是為前

趙聰殺聰將為劉后為去聲后太保劉殷之起鶉儀
殿廷尉陳元達廷尉獄官也元達字長宏後部切諫

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啓請辭情甚切聰怒乃解

而甚愧之晉載記劉聰將起殿於後庭陳元達切諫

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劉后聞之言四海之福

手疏曰今宮室已備宜愛民力廷尉之言四海之福

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如何哉陛下

下今與工費廣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天下罪妾妾

何以當之願賜死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命引元達

謝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

賢園堂曰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

可以為深誠比者比音欲造一殿仍構重閣重平今

於藍田縣名今仍舊採木並已備具遠想聰事斯作

遂止

愚按隋煬帝窮土木之工極宮室之麗迨有甚

於紂之傾宮鹿臺卒致家國不保然亦隋文帝

有以啓之也文帝興王之後嗣儆之殆有甚焉而仁

宗取孤隋殘弊之天下所宜休息幸而營造之

事或納人言而止或監前古而止其過隋文遠

矣觀其言曰帝王所謂恕而推己所不欲者

勞弊以聖人之所謂恕而推己所不欲者

人之心君人者而味斯言也豈惟崇飾宮宇池

臺為然哉樂聲色也求神仙也闢土地也事畋

獵也肆遊觀也凡非百姓之道也魏徵之復其君曰

陛下若以為不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更

萬倍過此亦不足此言尤為君人之格言也或

曰太宗之言固善矣飛山翠微之諫而翠微玉華以有

蓋飛山之作既既有魏徵之諫而翠微玉華以有

疾避暑而即其舊以脩之

未可以是以而求其備也

貞觀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

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令平上古垂風未聞於

封樹後世貽則乃備於棺槨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

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薄

者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

呂氏春秋堯葬秦穆明君也橐泉無丘隴之處秦穆

穀林通樹之葬雍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孔子

任好史記注穆公葬雍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孔子

州橐泉宮祈年觀下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孔子

親於防曰吾聞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吳延陵季子

古也墓而不墳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吳延陵季子

返其子死葬於贏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博之間不歸鄉里

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也洎乎闔閭違禮珠玉

為鳧鴈闔閭吳王名葬虎丘山下發士十萬人治葬穿土為川積壤為丘銅棺三重頽池六尺以

黃金珠玉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秦始皇葬於驪山

十年合采金石被以珠玉季孫擅魯欵以璵璠欵去

水銀為江海季孫魯大夫季平子也左傳定公五年

音與璠音煩季孫魯大夫季平子也左傳定公五年

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桓魋專宋葬

以石槨繼音頹桓魋宋向戌之孫為司馬禮記子游

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

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玄廬夜臺墓之別名也黃

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漢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注云器棺也

朱飾之以銀鏤之以柏木黃心為槨曰黃腸也詳思前事豈不悲哉由此觀

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

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
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勳戚之家多流通
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
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輒冥器
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
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宜為之
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後送葬之具有不依
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
已上及勳戚家仍錄奏聞舊本此章在慎

愚按漢文帝嘗曰以北山為槨用紵絮斷陳漆
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
雖錮南山猶有隙也異時文帝之遺詔曰厚葬
以破業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斯言也其有感於釋之之言乎唐太宗初作獻
陵務存隆厚猶文帝初年之意也虞世南諫而
不能止十一年之詔觀之則文帝之詔專為己之
嘗合二君之詔觀之則文帝之詔專為己之

身而已太宗之意則欲使天下之人同為儉約之歸以免於暴骸之禍此又文帝之所未及也

岑文本為中書令宅卑濕無帷帳之飾有勸其營產

業者文本歎曰吾本漢南一布衣耳竟無汗馬之勞

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荷去聲

為懼已多更得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舊本自此下四章並

在貪鄙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儉約者人之所難能也何曾之先見而日食萬錢謝安之相業而不能聲色儉約豈可易

能哉雖然有其道矣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喪其元士之仕於人之國者唯不為

其貧賤之時則自無侈靡之失矣岑文本身為中書令而能不忘其為漢南布衣時茲所以能

不營產業而為唐名相歟

戶部尚書戴胄卒反子書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無

所令有司特為之造廟為令平聲去聲

温彥博為尚書右僕射家貧無正寢及薨公侯死曰薨殯

於旁室太宗聞而嗟嘆遽命所司為造為去聲當厚加

賻贈

魏徵宅內先無正堂及遇疾太宗時欲造小殿而輟

胡氏寅曰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為入已

有善惟恐人之不知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

孔穎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

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

又問於不能曉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

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益我不幾於偽以下入者

一乎是之不然惟善學者志不飽也此何所為而

然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好

古敏以求之我學不厭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

庶乎少進矣之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道雖帝王可及也惜其資矯拂
膏育太宗儻得此道雖帝王可及也惜其資矯拂
勉強之力故時有用賢納諫
之益亦蹈飾非拒諫之悔也
愚按論語載曾子之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問於寡有若無實者若虛蓋惟知義理之不能
見物我之有間學者若虛蓋惟知義理之不能
以為吾友之謂顏淵也太宗以難能也故朱子集註

問而孔穎達因而發明之以聖門為學之方勉

進於帝王之德蓋以太宗英明之資雄傑之才
易致炫耀凌慢之失聞穎達之言有勞
謙有終之語穎達其善於格君心歟

河間王孝恭

太祖之子也佐高祖多進圖策獨存方
面功寬恕退讓太宗親重之宗室莫比

武德初封為趙郡王累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

孝恭既討平蕭銑輔公柝遂領江淮及嶺南北皆統

攝之專制一方威名甚著累遷禮部尚書孝恭性惟

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時有特進江夏王道宗尤以

將略馳名兼好學

將好並
去聲

敬慕賢士動修禮讓太宗

並加親待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與為比一代宗

英云

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就遣中使

去聲

齋素褥布被而

賜之以遂其所尚

此章重出
任賢篇

愚按奢侈者常情之所同樂儉約者中人之所
不堪自非為人君者於奢侈之際有以抑此揚

彼則為人臣者何憚而去其所同樂趨其所不堪乎戴胄居宅弊濕太宗為之造廟温彦博死殯旁室太宗為之造正寢魏徵宅無正堂太宗輟其材而營之三臣之儉德行於下太宗之褒賞加於上天下之士其有不聞風興起者哉

謙讓第十九 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誠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虞書大禹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惡好莫與汝爭功謙卦彖辭凡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儻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羣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羣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稱去聲魏徵曰古人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詩大雅蕩篇之辭願陛下守此常謙常

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唐虞所以

太平實用此法

呂氏祖謙曰無逸之書稱商三宗之尊苟以無所

蔽之以一言曰畏而己蓋惟天子之尊苟以無所

畏之心而自恃則治易志亂安易志危危亂而不

自知矣惟能以有畏為心則上焉天心享之而下

之臣民歸之如是而固有其道而大有也太宗貞觀

曰愚按昔文史臣贊堯曰允恭克讓舜光被四表贊舜

聖德輝光在謙讓而已易之謙曰天道下濟而

光明天道而非下濟則充矣何自而見其光明而

哉太宗謂天子不當自尊崇正合謙恭此帝王

之盛德也魏徵於此時不將順其美而舉帝王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其君謂常謙常懼曰慎

一宗之心矣蓋以堯舜之所以謙讓終始如一非

一時之言也後之人君志於帝王之道者勉之

哉

貞觀三年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論語曾子之言

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

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病以為

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

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

音扶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

蒙養正易蒙卦彖辭曰蒙以養正以明夷益衆益音隸易象傳曰

子以益衆用晦而明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

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

太宗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易謙卦九三爻辭誠如卿言

詔賜物二百段

愚按自古國家之將興也天必生英傑奇偉之才於其子弟族屬之間所以昌大其門戶而光

啓其運祚也周之興也六朝蓋莫不然唐起晉有朱虛東牟降及魏晉六朝蓋莫不然唐起晉

陽本支尤盛孝恭之威名與李靖相亞道宗之
將略與李勣齊肩又能好學習禮退讓不伐求
之布素之士有不可多得者雖未可方之周公
之才之美其亦康叔朱虛之流輩歟嗚呼盛哉

仁惻第二十一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
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
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
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上音抗敵也非獨以省費兼
以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

出三千餘人

按通鑑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

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云云於是遣尚書左丞戴

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孫氏甫曰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

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盛德動歌詠

唐之盛德也尹氏起莘曰按禮天子立后固未聞千百其數

亡也昔晉武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軀而

德之事遂使後人流

愚按仁哉太宗之初論者謂聖子承統行父之所

未能行誠可謂仁已然司晉陽之管鑰遂犯分

於宮闈此謀臣因以迫之以興師也有天下之

後安其後宮猶晉陽之心也昔漢祖入秦宮室

能無所幸識者知其智不在小奄奠區宇規摹

宏遠矣非唐祖所及也太宗其殆庶幾乎

貞觀二年關中旱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

為人君失德為去聲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

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鬻音育朕甚愍焉乃遣

御史大夫杜淹字執禮如晦叔也材辯多聞秦王引

夫俄檢校吏部尚書所薦巡檢出御府金寶贖之還

引贏四十人後皆知名

其父母

愚按齊宣不忍牛之穀鯨而就死地孟子曰是心足以齊王矣然惜其愛物之心九重愛民之心經

欲其舉斯心而能軫念飢人之子九重之崇高撫四海之廣大人猶病飢人之子夫萬姓至繁也博

寶以贖之其愛民之心重矣夫萬姓至繁也博施濟眾聖人猶病飢人之子夫萬姓至繁也博

然盛心也足以王矣貞觀之盛孰謂非此心所致乎

貞觀七年襄州都督襄州今為襄陽隸河南張公謹卒太宗聞

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云日在辰不

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

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按通鑑係六年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

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云云

唐氏仲友曰太宗辰日哭張公謹謂君臣猶父子義感人心駕馭之略高矣

愚按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非私恩也蓋公義也是故衛之柳莊既死而獻

公祭弔論者是之晉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膳宰譏之太宗於張公謹之卒雖辰日不為之

輟哭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次定州今中山府有兵士

到者帝御州城北門樓撫慰之有從卒一人後從去聲

病不能進詔至床前問其所苦仍敕州縣醫療之是

以將士後將去聲莫不欣然願從及大軍回次柳城屬營

廢州今詔集前後戰亡人骸骨設太牢致祭牛羊豕親

臨哭之盡哀臨去聲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祭者歸家

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喪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太宗

征遼東攻白巖城唐置巖州今廢右衛大將軍李思摩頡利

諸部納款思摩獨留高祖封和順郡王與秦王結為兄弟賜姓李為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為可汗思摩

遣使謝曰望世世為國一犬守天子北門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太宗詔許之居三年不得其衆入朝

從伐為流矢所中去聲帝親為吮血為去聲將士莫

不感勵

愚按太宗親征葬戰亡之骨吮思摩之瘡可謂
仁恕也已然遠國強臣雖不義而未至於虐劉
邊鄙也若以偏方不露王化自有大司馬九伐
之制在何至躬率六師乎思遼水之無極慮扈
從之匪輕仁恕一念油然發生於中則可
以已矣惻隱之心何待形於遂事之後乎

慎所好第二十一 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
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
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
之所好去聲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
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
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乘平聲後談論苦空佛教
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見君尚書
郎已下多不解乘馬解音狼狽步走狼似犬銳首白
而行離則躡故猝遽謂之狼狽死者相繼於道路武

帝及簡文

三簡子文名綱武帝第

卒被侯景幽逼而死

被

切肆孝元帝

名討侯景帝第七子起

在于江陵

郡名今中

湖為萬紐于謹所圍

梁承聖三年元魏遣萬紐于

帝

猶講老子不輟

元帝好玄談嘗於龍光殿講老子百

寮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繫

音庾信為

將軍留

亦歎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云宰衡以干

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略此事亦足為鑒戒朕

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

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胡氏寅曰太宗而不好釋氏而好堯舜周孔之道可

謂知所去取矣而以為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必

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誠能然乎抑徒意之云

爾也夫允執厥中者堯舜之盛也而始於道心欲

不踰矩者孔子之微也與老釋玄妙之志者非讀書

記誦之謂道心之微也與老釋玄妙之志者非讀書

乎自此而人庶乎其能好之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

我好堯舜周孔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一物可
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
翼魚之依水顧不自知耳

真氏德秀曰太宗之言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
行未能無愧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
之得失而於三聖授受之微旨六經致治之法
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
亦廁其列安得有佛時肩之益故名為希
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愚按太宗孔老釋教之虛無空寂不適用於知堯
舜之道周孔之教不可暫無斯言也三代而下
謂人者所罕聞也中庸曰率性之道垂訓於天下
後世則謂之教堯舜之道也曰道也周公孔子之
教以堯舜之道為教也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足以進此也而言則然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
名秦始皇非分愛好去分好並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

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

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廚遲回貌還至沙

丘而死

始皇東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

復游海上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

五年復至海上冀遇仙藥不得還到沙丘崩沙丘在

鉅鹿縣漢武帝為求神仙去乃將女嫁道術之

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漢武帝元鼎四年樂成侯登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侯甲第童千人又以衛長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主妻之後竟坐誣罔遂罾斬

妄求也

愚按漢儒有言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

怪通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太宗深懲

秦皇漢武之失謂神仙虛妄空有其名可謂不

惑於神怪不罔於非類者矣然晚年深信婆羅

門妾婆窳之說使之合長生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好去專信邪道

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

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令去聲

行達其名又誅戮李金才名圖識謂帝曰當有方士言曉
時為校尉又誅戮李金才名圖識謂帝曰當有方士言曉
天子誣構之於是盡誅渾族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卒
因誣構之於是盡誅渾族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卒
切且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
在懷

愚按桑穀生於朝大戊以興而雉升鼎而雉而
殷道復盛識緯之書雖有定數然人君能至誠而
修德未有不轉禍為福改妖為祥者也太宗謂
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譏煬帝枉殺李金才
等其說是已然晚年竟以女主武
王之識淫刑及於功臣則又何邪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唐制工部掌山澤屯田段綸段

名綸奏進巧人楊思齊至太宗令試聲令平綸遣造傀儡

戲具傀古委切偏魯猥切木偶戲也世傳運機子起

於三面陳平訪之闕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坤

間闕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後

戲為太宗謂綸曰所進巧匠將供國事供平卿令先
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耶乃詔削綸

階級並禁斷此戲舊本此章在儉約篇今附于此

愚按中庸曰日月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朱子釋之曰日月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

以饋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矣段綸奏進工人首令試造傀偏非所謂作奇技淫巧

者乎太宗既削綸階級且令禁斷此戲可謂知所先矣

慎言語第二十二 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

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給事中

兼知起居事唐制起居郎及舍人掌天子起居法度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之執事

錄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春秋左氏傳也臣職當

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

則千載累於聖德累音類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

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言不敢多言意在史筆正倫之一言兩得將順正救之美宜乎太宗悅而賜之也

愚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甚矣人君之言尤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蒙其利後世亦以爲訓亦以言之不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受其害後世亦以爲戒人君之言可不慎哉太宗之言雖意

在史筆其關於君道則甚重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以切凡在衆庶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恥累

音類況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虧損至

大豈同匹夫我常以此爲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稱去聲而怪無螢火敕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

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舉於宮側小事尙爾況其大乎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爲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

愚按易大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可不慎乎蓋能知所以慎言則知所以慎行矣
行之不慎尚何望其慎言太宗謂言語者君子
之樞機衆庶猶爾況於萬乘可謂知所慎言矣
魏徵謂人君有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
陛下所戒慎則足以兼慎言慎行之意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

難去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

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

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

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

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

排其議欲令凡蔽令平何階應荅臣聞皇天以無言

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

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議公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

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古之入與不可傳也出莊

子漢皇慕古張孺陳譏漢張良嘗匿下邳見老父授

曰張孺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王與酈食其謀撓楚食其曰昔湯武伐桀紂皆封其後請立六國後王曰善

具以告張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此亦不欲勞也

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

雖不覺後必為累音類後同須為社稷自愛後為去聲豈為

性好自傷乎好去聲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

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

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

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材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

累皎然可知累音類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孟子曰我善養

吾浩然簡彼紉圖紉淺黃色澹焉怡悅固萬壽於南

岳詩曰不騫不崩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

斯畢太宗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

比有談論鼻此音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

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按通鑑係十八

辯敏羣臣言事者多引古今以折之

張氏九成曰君子以謹密成德而疎直致患而況

處重之地可不戒哉泊每剛直敢言始以受知終

以速禍蓋太宗英明剛武以取天下挾振矜之態

雖議論及於羣臣而是正之語或不容下或往復

詰難或面折其短才辯自逞氣驕於人夫以咫尺

之威生殺在手非剛直之徒孰與抗哉而泊遠引

聖人不言大辯若訥深為勸戒所以恢寬厚之德

其發言不審始卒有異乎抑疑示之詰竟不深察

也何知之不審始卒有異乎抑疑示之詰竟不深察

唐氏仲友曰上執其謙下輸其直此議論之體也

以蘇之不言才堯獨知之然從試可乃已之論則人

君之言豈務求勝太宗以智辯自居往復窮詰此

最足以害從諫之美泊兩言之切中其病孟予所

謂拒人於千里外者也荅詔猶有反覆是非之言

則太宗自聖之病頗亦難瘳賴泊言之不已使太

一宗許以能改不然而其去德豈遠乎哉

愚按劉洎諫疏想見太宗以英雄之姿逞神機

縱天辯未免有輕物驕人之失儻非能剋己自

勵勉強從諫則所謂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

杜讒邪第二十二章凡七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

蝨賊也蝨音矛蟲之害稼者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比音鼻若暗

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

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

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

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斛律複姓明月其字名光後齊朝兼行將相有名譽鄰敵

所齊朝良將去聲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斲汾河冰慮齊

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名瑛密為謠言讒搆伏

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高頴隋賢相之有經國大才為隋

文帝贊成霸業蓋為去聲後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

賴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令平及為煬

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後文帝太子名勇

撫軍監國監平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去聲楊素

玄感之父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

於天性朝音昭楊素揣知獨孤后意盛言太子不才

文巧詆以成其獄廢勇立晉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

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

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絕讒構之

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

林處上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姦邪為之寢謀

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首章之辭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

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詩小雅青蠅篇之辭又孔子曰惡利口

之覆邦家惡鳥去聲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

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

陛下深慎之

愚按自古讒邪之為惑人主非有知人之明不能辨也太宗援據古今以責望於其臣魏徵敷

述經訓以致戒於其君可謂極者使温彦博按

無得而間矣厥後有毀徵阿黨者竟不聞

之雖足以直徵之枉而左右之為讒者因杜正

顯正其罪固非止讒之道及徵之卒乃因杜正

倫之黜復以阿黨疑之疑情一萌讒言遽入謂

徵錄諫辭示史官有賣己直彰君過之意者遂

有停婚仆碑之令何不察之甚邪使太宗他日

無征遼東之悔尚得為明主乎信夫知人之難也

貞觀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道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以求媚又潛飼

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

數上聲朕巡省河洛省上聲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

物卿為飼羊養魚為去聲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

不可復行復音缶當識朕心改舊態也以元楷在隋邪

佞故太宗發此言以戒之元楷慚懼數日不食而卒

子聿反舊本此章在貪鄙篇今附入此

愚按元楷仕隋為歷陽郡丞以獻異味超遷江都郡丞迹其邪佞蓋與高德孺之指野鳥為鸞

無異太宗縱不能誅之豈可復使為民之父母乎異時潛飼羊魚盛飾廡宇蓋猶以事隋者而

事唐也太宗數而責之是矣然使能黜其官致其罪布告天下咸以為戒豈不尤偉矣乎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

幼小以周召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長音掌致理

太平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

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

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去聲交遊惟

柴紹字嗣昌臨汾人以任俠聞高祖妻以平陽公主

寶誕等外戚也貞觀為宗正卿太宗與為人既非三

益論語曰益者三友及朕居茲寶位經理天下雖不

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孫皓三國吳主

于晉高緯北齊後主為周所虜以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

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

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紹誕

之徒能累聖德類音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遠去聲

子荅顏淵問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按自誠

為邦之辭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由近習

已上文重出師傳篇舊本此愚按帝堯與共驩而為共驩之所化周

公與管蔡同處而不為管蔡之所化夫上智不

移惟堯與周公為能耳然堯猶畏孔壬周公猶

下此則善人之芝蘭惡人之鮑魚未有不與之俱化者也唐太宗少與柴竇為友而不能昏太宗之德世莫不疑焉以愚觀之太宗之所以為太宗以其資質之過人也其不能進於三代之君者以柴竇輩為之累也雖然太宗少年之事爾及其君臨天下雖房杜王魏並居輔相而封權字文之流亦得廁乎其間此貞觀之治所以止於如是也然則太宗所謂不由漸染者其然

豈其然乎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史無傳上

拔士論兼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

臣等太宗謂戴胄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

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行也為行並去聲此人妄事毀謗

止欲離間我君臣間去聲昔蜀後主昏弱名禪先主之子齊文

宣狂悖然國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並見前注不猜

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於是流陳師合于

嶺外舊本自此已下三章在貪鄙篇今附入此

孫氏甫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
 深知其入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專
 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
 而專任之苟無成則人必盡其才力也或竊擅威福有
 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
 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知人之術者也知房杜
 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効陳
 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
 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
 師合之言房杜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
 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
 不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
 此不可執
 說見後章

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
 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開直言之路
 者比音鼻庶知冤屈欲聞諫諍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
 百官訐音結細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
 下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

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已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

魏徵為祕書監有告徵謀反者太宗曰魏徵昔吾之讎祇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

范氏祖禹曰太宗欲聞百言而惡告訐不惟聖譖讒而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

愚按上封事者訐人小惡而太宗罪之讒人告魏徵謀反而太宗誅之此可謂明也已陳師合

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知數職斯乃天下之確論也如晦遽以為譏論臣等太宗遽以為毀

謗離間至流師合於嶺外亦可謂冤也已然則合三事而觀之太宗得其二而失其一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

比來比音鼻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

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

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

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羣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

唐氏仲友曰太宗所言皆君道然謂守而不失亦望史官不書吾惡則有護過之意矣伐遼之監不

遠而窮兵用魏徵而仆碑於身後知宇文士及伎而游言自解謂守而不失未免自矜也

愚按善惡直書而義自見此史臣之職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此人情之常也為人上者其於

言行之際知善而力行之之知惡而力改之在我而已史臣直筆吾不知也太宗嘗欲觀史矣而我

復問起居所記之行事是欲史臣每有以彰其善而有起不善者則削而不書也所行果出於善

始終如一史臣豈得而表襮於起居注之臣則似言雖為君道之善而表襮於起居注之臣則似

有矜善之意矣

悔過第二十四章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曰為人大須學問朕往為

羣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音比

四海安靜身處殿堂處上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

貞觀政要卷六 九 中華書局聚

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

牆面莅事惟煩周書周官之辭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

少去聲大覺非也

愚按夫子於易之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釋者謂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育

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夫遷善改過學者之所難而太宗定天下之亂處帝王

之尊乃能知讀書之善而能遷之知少時之過而能改之可謂知為益之道矣充是心也為益

之道豈有窮際乎

貞觀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為

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

既是在陛下愛子須使知定分去聲常保安全每事抑其

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

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

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

之美太宗曰我幾不思量甚大錯誤幾量並遂遣泰歸於本第

愚按古者世嫡之位既定而衆子各有定分觀於周官之衣服膳羞之不與焉者所以示尊隆

世子王及后固也而世子與乾不修法度矣乃絕覬覦也太宗之時既知承乾不修法度矣乃

重魏王泰之才固以踰分越制矣又使居武德殿他日兩廢之寧非太宗有以啓之也雖以

魏徵之言覺大錯誤然非宜爲矣重天下之本者慎之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

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平聲天下之通喪孔子

我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商君武古

之人皆然孔子答子近代帝王遂行不逮漢文以日

易月之制漢文行短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

論後漢徐幹撰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

書所行大疏略疏平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

泣久之

愚按孟子曰三年喪齊衰三年服之喪必以三日

年古然後免於父之禮也然自漢文短喪以日

易月歷代因之恬不知改於此太宗雖三年喪

人紀廢壞綱常不明莫甚於此太宗雖三年喪

亦可以為孝矣後之人君所宜遵復古制以詔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音扶人臣之對帝王多

承意順旨甘言取容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皆可直言

散騎常侍劉洎對曰陛下每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

者以其不稱旨稱去聲或面加詰難去聲無不慚退恐非

誘進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問難當即改之

此章重出納諫篇直諫類比此為詳

奢縱第二十五章 凡二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歷觀前

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

餘年史記注周凡三十七年少者猶四五百年史記注從禹至

桀凡七君十四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四年

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二十九年東西漢共二十四年

帝凡四百二十皆為去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

無僻王賴前哲以免爾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

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三國蜀二主

五主四十五年吳四主五十九年西晉四主五十五年

年南齊七主二十二年蕭梁四主五十六年陳五主

元魏十二年東晉十一主一百三年東魏一主十七年西魏

三主二十二年北齊五主三十八年後良由創業之

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

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去聲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

之道廣施德化

施平聲

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

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

後令平聲

同聲

以持當年而已且自

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
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
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
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
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
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
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
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
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
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

慎夫人也

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工特詔

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

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

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

諸處

益州今仍舊隸四川

營造供奉器物

供平聲

并諸王妃主服

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

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

少去聲處上聲

知百姓辛苦

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

不更外事

長音掌更平聲

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

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

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

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

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

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

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周幽王名宮淫厲王名胡皆無道之主隋帝大

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

之視周齊也故京房京姓房名字君明漢東郡人治易謂漢元帝云

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

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

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

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

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

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

唯在百姓苦樂洛音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

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

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

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

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疆斂之斂去聲竟以資

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

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

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

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

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旰居案切晚也若以陛下之聖

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

初則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令造小隨身器物不意百

姓遂有嗟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按史傳通鑑此與論諸王

定分刺史縣令同一疏

范氏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發之入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寢久將外

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胡氏寅曰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
 要曰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
 已此最太宗之病也豈特太宗凡三代以後得天
 下者皆然皆不知治蠱先甲後甲之義前弊未盡
 革而後患已生矣汲黯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太宗續御不為稀營造不為少窮兵黷武以牧
 遼之帝未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為乎
 言之帝未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為乎
 愚按馬周此疏以三代帝王取天下保天下之
 道望之馬周此疏以三代帝王取天下保天下之
 武治之道修之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而後道洽
 政治澤潤生民非可以勉強而為之也太宗為
 唐賢君謂其行事有合於禹湯文武則可槩以
 禹湯文武之道則未之盡也孟子曰王者之民
 皞皞如也營造器物而百姓即命嗟與皞皞之氣
 象有間矣幸而因器物而百姓即命嗟與皞皞之氣
 貞觀之盛也以此世後夫廣施德化為子孫立萬
 代之基此王者必世後仁之事未能進於孫是矣
 三代之所長治久
 安者其必有道也夫

貪鄙第二十六章 凡六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
 雀豈非可惜況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錢財帛不

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
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郡臣若
能備盡忠直益國利人則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
求榮遂妄受財物贓賄既露其身亦殞實可為笑帝
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疎遠忠正去遠
聲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
之手亦為可笑

愚按周禮天官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
必察之以廉甚矣貪之足以禍其身也夫利所
戒哉然自昔戒貪之言多矣善乎太宗之言曰
明珠身外之物尚不可為有官君子之箴終之曰帝
乃以博財物此可為有官君子之箴終之曰帝
王亦然是不惟有以戒其臣而
亦以自戒也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不解愛財也

解音懈 後同 至如內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

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

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規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

公儀複姓休名魯相也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

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

敗類詩大雅桑柔篇之辭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即秦惠公僭稱王是為惠

文欲伐蜀不知其徑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

之以為牛能便金便平聲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

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事見蜀記漢大司農漢制掌諸

錢穀金帛貨幣之職田延年漢昭帝時為大司農賊賄三千萬

事覺自死時茂陵富人昭帝焦氏賈氏以數千萬積貯炭

豫收不祥物冀疾用以求利非臣民所當為請沒入

官奏可富人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

車三萬兩為餽車直千錢延年詐增二千凡六千萬
盜取其半焦賈告其事延年廢昌邑王時嘗
發大議當以功覆過霍光曰往就獄公如此之流何
議過延年曰我何面目入牢獄遂刎死

可勝記勝平聲朕今以蜀王爲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

爲覆轍也

愚按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蓋分田制祿所以養其愧恥之心而勵其忠廉之節也太宗謂當時五品已上祿秩自厚若受財不過數萬其知所以勸矣自以蜀王爲監以贓賄而殞身非特以此戒臣下且以此律其身則列于庶位者寧不知所懲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音洛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爲深誠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間中心豈不常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

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卿等宜深思此

言

愚按詩云上帝臨人君尊無貳爾心自古聖人拳拳
於畏天者豈謂人君尊無貳爾心自古聖人拳拳
蓋兢業祗懼是乃天常兢業以畏天地
傳之羣臣當如太宗自謂地是真能合乎聖人畏
又使學矣然太宗之所謂天者蒼蒼之天耳吳
天之學矣然太宗之所謂天者蒼蒼之天耳吳
天曰明及爾出間斷非畏天也一事之作輟非
非天哉一息之間斷非畏天也一事之作輟非
畏天也詩曰文王之德之純聖人之所以事天
者純而已矣愚觀太宗之行事知謹刑矣而復
濫殺知尚文矣而復牽愛甚矣其雜而不純也此
知斷恩矣而復牽愛甚矣其雜而不純也此
足為畏天之實哉

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

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恥之令平

愚按大學引孟子獻子之言曰與其有不忍傷民之
寧有盜臣蓋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也陳萬福違法取驛家麩非有取於民者
其盜臣之謂乎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愧其

心而不加罪可謂寬仁也已

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宣州今為州

寧國路饒州今仍舊並隸江東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

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

之惟須納嘉言進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贖得

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行去不見卿推賢

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惟道稅鬻銀

坑以為利益昔堯舜抵璧於山林投珠於淵谷由是

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後漢桓帝名宏志靈帝名宏好

利賤義好去聲漢靈帝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

萬卿五百萬又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五百萬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

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敕放令萬紀還第令平

孫氏甫曰太宗所以能斥言利之臣者無它內能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抑恩寵無妄費耳宮中欲

修一殿則想秦皇之過公卿請營一閣則念文帝
之儉將修洛陽殿則聽張玄素之言而遂止嫁送
長樂則納魏徵之諫而從薄宮人罷遣而武者三
千此其謹身節用天下已陰受其賜矣而文武官
止六百四十三員府兵以止六十萬又皆散之農畝
以自給天子惟務德義以致洽平薄賦斂以厚風
俗而已此言利之

臣所已不能合也
小胡氏寅曰大學之教曰長寧有盜臣故治國不以
利為利而以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治國不以
萬緡非因頭會箕斂而取之山澤似亦未有害者
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賢利民
為急以桓靈私藏為戒審所取捨明示好惡可為
法入君矣

愚按大學曰治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
也觀太宗卻權萬紀銀坑之利為利而義為利
利者蓋當是時宮室服用每能慎乃儉德是宜
諄諄訓下無愧辭也夫表正而景隨源清則流
清表未正而求正於景源未清而求清於流無
是理也是故欲臣下厲廉名當自人君之崇儉

始德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

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水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爲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爲貪冒財利與夫音扶魚鳥何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爲鑒誠舊本此章重出鑒戒篇今按愚按太宗訓臣下廉潔之爲美貪利之爲害者數矣魚鳥之喻尤其明白痛切令人讀之竦然誠足懲創人之逸志也可不戒哉

貞觀政要卷第六